

# 云 南 省

## 傣族社会历史調查材料

—耿馬地區—

(七)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調查組  
云 南 省 民 族 研 究 所

1963年1月

## 前　　言

一九五八年九、十月間，我組對耿馬地區傣族社會歷史進行了初步調查。調查工作是在臨滄地委和耿馬縣委直接領導下，以及在耿宣、孟定兩個區的區委具體幫助下進行的。編寫報告時除了根據我們調查所得的材料外，還有很大一部份參考了地方檔案和過去地委、縣委的調查材料以及個別同志的著作。由於我們水平不高和時間倉卒，其中難免有片面、錯誤或不妥當的地方，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意見，作為將來修訂的依據。

雲南民族調查組

耿馬傣族分組

一九五八·十·卅一·

## 目 錄

耿馬地區傣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	( 1 )
耿馬縣孟定區傣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	(103)
耿馬縣耿宣區罕（巷）允寨社會歷史調查報告.....	(113)
耿宣區允楞寨調查報告.....	(122)
耿馬古代九勐十三圈的門戶錢和頭田及婚喪禮節等材料.....	(134)
耿馬傣族的命名方式.....	(144)

# 耿馬地區傣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初稿)

## 一、一般情況

耿馬傣族佢佤族自治縣位於我國雲南省西南部，在東經 $99^{\circ}4'$ ，北緯 $23^{\circ}6'$ 處。東面和云縣、臨滄縣接壤，南面緊連雙江縣和滄源縣，西面與緬甸交界，國境線將近百里，北面與鎮康相連。交通方面有由耿馬經雙江到臨滄及由耿馬到孟定兩段公路，總長274公里，其次尚有由耿馬通至孟永和四排山兩區較大的人行路。交通工具除公路外，多以驥、馬、黃牛馱運為主。少數船隻只用于摆渡。

耿馬是由大山交錯包圍的地方，山區多，壠區少，較大的壠區有孟定、耿馬、勐撒等，均在山谷之間。其他各地亦有山谷間的小壠子，如勐永、勐簡等地。全區地勢以四排山區為最高，海拔高度在1500公尺左右，其次是勐永1300公尺，勐撒1200公尺，耿宣1050公尺，以孟定為最低，海拔高度在400公尺左右。據粗略統計，壠區只占全縣面積的5—6%，絕大部份地區都為半山區和山區，一般坡度在 $38^{\circ}$ 以上，最大可到 $60^{\circ}$ 左右，多為土山。山區目前多數為護林區，荒地大部份分布在壠區和半山區。全縣總面積為5,81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積有238,873畝，包括140,000畝水田，其他均为旱地。

根據1958年5月普選人口的調查，耿馬人口有75,800多人，全縣共分耿宣、孟定、勐撒、勐永、四排山和富榮六個大區，包括十一種民族雜居，其中漢族28,100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38.60%，其次傣族，有19900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27.40%，再來有佢佤族、拉祜族、傈僳族、僕滿族（布朗族）、景頗族、崩龍族、回族、白族、彝族（包括香檳、壯、咪哩等稱謂）等。傣族多聚居在平壠地區，以耿馬、孟定、勐撒、勐永、遮哈、勐簡等地為最多。漢族、佢佤族、拉祜族均聚居山區，僕滿族、傈僳族、景頗族等散居於各地。有關各族分布情況，詳見附表。

由於地廣人稀，加之水利條件不好的影響，本地區土地荒蕪現象還是比較嚴重的。

氣候屬於亞熱帶，年平均溫度為 $20.65$ 度，全縣以孟定區最熱，勐撒區最冷；年降雨量1649.2厘米，年蒸發量1504.1厘米；雨季多集中在六、七、八三個月，從一月至四月，十一月至十二月為干季；每年三、四月間尚有一段風期，風力有時可達五、六級。從氣候上來看，耿馬很適合於各種農作物生長，是未來良好的農業基地。

耿馬地區之河流，以孟定區南定河為最大，水流終年不斷，各鄉小河均匯流入內，流至緬甸境浪弄以南入怒江，其次有南當河、南賀河、南風、南瀉、南片、南培、南懷、拉攏等河流，除南定河不能用於灌溉外，其他河流均可引水灌溉田園。山脈以三尖山為最高，位於耿馬縣下城北部，次之是萊限山、老屋山，位於孟定之北，耿馬西部的別孟山，經勐撒、勐永兩區一直綿延於緬甸境內。

耿馬地区的矿藏丰富，铁、铜、铅、煤、水银、金、银、锡等均有大量蕴藏，但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此外，火硝的藏量也是很多的。

在经济特产方面，出产更为丰富，仅现已发现的即达270余种之多，其中有工业原料紫梗、经济作物棉花、茶叶、咖啡、甘蔗等。贵重的药材如虎骨、熊胆、鹿茸、砂仁、草苗等等。此外豹子皮、鹿皮、鹿角也出产不少。亚热带的植物、水果，有梨、桃、芒果、石榴、核桃、芭蕉、菠萝、牛肚子果等等。但过去这些土特产大多为土司头人所掌握享受，直到解放后这些宝贵的物资才被人民所利用。

在农作物生产方面，坝区以种植水稻为主，山区多以玉米、旱谷为主。小麦、蚕豆、豌豆、大豆、荞、花生、红薯、旱菸、高粱等也有不同数量的栽培和种植。但由于民族习惯势力的影响，耕作比较粗放，多以土地轮歇来保持土壤肥力，一般种植三年左右即进行轮歇，重垦荒地进行种植。解放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大力宣传民族政策，发展生产，耕作技术也得到大大地提高。大跃进以来，由于实行多犁多耙，中耕、除草、施肥等积极措施，农作物产量已得到显著提高。

耿馬地区的城镇，较大的有耿馬城、孟定、勐撒、勐永等地，其中以耿馬城为最大，其次是孟定。这些城镇除为土司统治势力的政治中心外，也是商业、手工业、各种交易的所在地。每五天有街期一次（俗称赶街子）以耿馬、孟定集聚人数较多，最为热闹。在手工业的产品上，名目也是繁多的，以孟定的凉扇和各区笋叶编制的笋叶帽为著，其次，还有土法之榨油、粮食加工，提制火硝等手工工厂。草席、土锅、土纸、染线织花的各种土布，各种竹制器物也是本区的特产。解放后，这些产品的产值在逐年增加，成为耿馬地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此外本区的名胜古迹也是很多的，在耿馬、孟定两处有很多著名的佛寺，在建筑形式上自成风格，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才能和智慧。在耿馬最大的佛寺有睡佛寺、小街佛寺干东佛寺、官佛寺和野佛寺，其中以小街佛寺年代较久，有168年的历史，寺中和尚长者最多的时候达100余人。睡佛寺也有130余年（这之前曾被火烧过一次）的历史。

此外，较古的墓葬、碑刻也不少，均是过去的土司长老所建，分布在勐撒、勐永一带，耿馬孟定也有一部份。在耿馬城东南角上有一大佛塔，每年的堆沙节，城乡各寨的人们都载歌载舞前去朝拜。最热闹时达至千人以上。

解放后在耿馬地区相继建立了几个大的农場，有国营勐撒农場、国营孟定农場，和位于耿馬的云丰农場、耿馬农場和咖啡农場，人数以国营勐撒农場为最多。这些农場建立后，对耿馬地区社会主义经济之发展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地傣族自称为傣，其他民族对傣族之称谓情况可详见于附表。

在耿馬的傣族分为旱傣、水傣、和山傣三种。旱傣多居于南定河东岸，耿馬、勐撒、孟定、勐永、勐简等地的坝区。在耿馬城内居住的大部份为土司、贵族、属官（太爷新爷等）及一些小贩和小商。分布在周围坝子里的村寨中的旱傣族则全靠耕种水田生活。

水傣人数较少，多居住在孟定镇西南各寨。从历史上看，政治上是受旱傣统治者的统治，在土司的政治组织系统里，水傣除有一人作陶孟外，就没有较大的头人，在经济上绝大部分地区还未形成地主经济，耕作技术也较为落后，几乎没有田间管理，在生活习惯上禁忌较多（如进房必须脱鞋等）一般说来，在发展上比旱傣较为后进。

表 計 統 統 分 分 口 々 族 族 各 县 馬 取

1. 本表根据1958年5月普查人口、户口的调查资料整理总，包括全县六个区之全部人口。

此外还有山傣，聚居于山区，其源流說是傣族与佬族混合杂居；融合而成；也有的說是因受不了土司的統治压迫而被迫从平坝区迁徙于山区住的。虽然經濟上一般說来比旱傣、水傣較为后进。但有的地方已发展成地主經濟。如孟定的芒撒寨和勐撒的昆皮寨等都是山傣聚居的寨子。

耿馬地区各民族对傣族称謂表

族名	对傣族称呼	又 称	含 义	备 註
傣族	旱 “傣哪”[tɔivnə7]		处于上方的傣族	水傣、山傣对旱傣之称。
	水 “傣达”[tɔivta7]		处于下方的傣族	旱傣、山傣对水傣之称，另孟定有部份水傣从西双版納勐耿迁移，自称蒙耿。
	山 “傣累”[tɔijdɔi7]		意思为山傣族	旱傣、水傣对山傣之称。
自称	“休冬” [tɔijtɔo7]		意思为“平坝傣”	半山区、山区上傣族对平坝区傣族之称。
汉 族	“傣” [tain]	“摆莽”“旱摆莽”“水摆莽”		又称是解放前的称呼。
拉祜族	“毕錯” [pints' oj]			
佤(本人)族	“暹” [semj]			另外又称“暹劳封”其意为“山上傣”。
崩龙族	“哪暹” [navsemv]			
僕滿族	“暹哪” [semvk' ei]			
景頗族	“参母” [semj]			
回 族	“傣” [tɔi]			
傈僳族	“鉢烟” [pzɔ7jiu7]			
其他				

## 二、历史发展过程

### (1) 民族源流及区域沿革

現在的耿馬傣族佬族自治县，包括了过去的耿馬和孟定两个土司的区域，在这两个区域里，关于傣族迁入的传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些差异，就两个区域里的传说

分別整理归纳如下：

### 甲、孟定区域

孟定的第一代土司名召武定，他的母亲原来居住在勐卯，是一个傣族王子的娘娘，怀孕时，被一大鸟啣了飞到孟定坝的罕洪地方来，一个佛爷嚇飞了大鸟，从树上把召武定的母亲救下来，后来生了召武定，在孟定做了土司，而孟定之所以称为孟定，就是由召武定的名字而来的。

又据蛮海佛寺长老谈：孟定土司是从姐兰土司分支来的，从姐兰一共分出三支，大的是木邦土司，第二是孟连土司，而孟定土司是第三个。“永乐”帝派兵征服边疆，领兵者是“王帅”，在这次战争中，孟定土司先降，木邦土司随着也投降，但姐兰土司蛇若蛇暗则不降而逃遁，王帅无法，将中国土地滚弄、木邦送给缅甸，将蛇若蛇暗换回，孟定土司即与王帅将蛇若蛇暗解往京城，永乐帝以为有功，即封为孟定土知府。在一般人民中，多数都說他們的祖先是在明初从勐卯迁来的，来时候人数很多，走起来有九个湾湾，站住则站满了三棵大青树下。当他們来时，当地居住着的是佤族。傣族的土司姓罕，他的文武二臣一姓金一姓刀，帮助罕家和伴佤打仗，所以称为“刀金保罕”。耿马土司是和孟定土司一起从勐卯迁来的，到了滚弄江边才分道，耿马土司向勐角、勐董去了，孟定土司则先到四方井（今孟定北），然后再南下至景允，再至罕洪，最后才迁到今孟定镇住下来。

另外还有一部份居住在孟定，被称为“傣耿”的傣仂，系十九世纪初叶从西双版纳迁入孟定、口耳相传，事实还大致可考。据西双版纳方面文献著录，清嘉庆十一年即公元1806年，暹罗王子戈罗侵入西双版纳，当地傣族四散逃避，其一支即来到耿马一带

（包括孟定）这在孟定方面已完全证实。这部分人即是傣耿。现在孟定有些寨子还是傣耿聚居，如下洞井寨，曼国寨等。有傣耿杂居的寨子更多，如上洞井、贺林、布光、鹿滚、蚌拿、罕罗，龙养、曼嘛作、曼丈、曼龙、遮哈等都是。据说他們是从西双版纳勐耿搬来的，当时暹罗国的戈罗来进攻西双版纳，发生战争，这一次双方都用象来作战，暹军先把钉子插在地上，致西双版纳的象队进退两难，战争结果，我军失败，傣仂一时逃散，其中约有千余家搬来孟定一带，就是后来的傣耿，所說基本是符合史实的。

### 乙、耿马区域

耿马的傣族原住在勐卯。貴族姓罕，曾管到保山，腾冲一带，迁来这里的罕家，原在那里分住在一个寨子里，因那边人口过多，缅甸和中国爭此块土地而打仗，明朝洪武年间，一部份傣族因此即迁来耿马。傣族迁入耿马来是从勐卯南下，经木邦等地，过滚弄江，然后先到勐角建都，“角”就是建立的意思。勐角地方太小，不能容纳更多的人马，因分出找地方，到勐省，看到地方很好，不让别的人知道，所以“省”就是騙人的意思。同时也到了勐董、勐岛等地，这些地方都是小坝子；复顺福音山南下，至今大寨地，再从大寨至允諷的盖傑地方，在盖傑地方住了下来。有的住在河边，有的住在山上。罕、南、宋三家本无姓，其时，领袖带有金印二枚，傣语称金印为罕；其他族間起名姓来，就說是罕，意思是掌印的官；其他二家，一家扎营于河边，傣语称水为南，便

以此为姓，另一家扎营住于村落的高楼上，傣语称高楼为宋，也同样以为姓。傣族迁来耿马时，当地是住着佤和拉祜族，于是互相发生战争，帮助罕家和佤打仗的是南，宋，文武二臣，所以叫“南宋保罕”。

傣族定居在盖傑等地之初，还是受佤领袖的统治，其领袖即今大寨佤族馬紹武的祖先。罕家为了要夺取领导权，便与佤族的领袖通婚，得其公主为妻，后假称公主有病，要吃洗印水才能好，佤领袖将印给罕家后，即为罕家夺取。傣族土司得了金印，即可调兵遣将和征派粮米，开始用武力打勐撒，勐撒为佤族聚居区，双方争战很剧烈，胜负难分，死伤甚重，于是通过和平谈判而使佤族退居于四排山一带，傣族把和平谈判成功的地方取名勐撒以资纪念，“撒”在傣语为和平的意思。同时在勐永与佤族战争取得了胜利，便把胜利表扬官兵的地方取名勐永，“永”在傣语为表扬的意思。

在不断征服佤族而取得对当地统治权的同时，耿马土司便从盖傑迁都到现在的耿马城来。

从上述的一些传说可以看出：孟定、耿马一带在傣族没有迁来之前，居住在当地的是佤族和部份拉祜族，而且，在傣族迁来之初，还是受作佤族的领袖统治的，后来经过互婚和战争，最后傣族首领取得了对佤的统治权力。孟定和耿马傣族的绝大部分是从勐卯迁来的，这不仅他们的统治者罕氏与勐卯土司同姓，而且始祖召武定的传说，在今德宏州瑞丽的说法与孟定的说法完全一致，不过瑞丽说召武定是在瑞丽当第一代土司，而孟定则说是在孟定当第一代土司。且不论在什么地方当，两地土司的始祖是一个是可以肯定的。除了大部分是从勐卯迁来的而外，在以后，尙前前后后有一部分傣族人口从保山、龙陵，凤庆及泰国、孟艮等地迁来，到孟定坝与先前从勐卯迁来的共同居住在一起。

迁来的路线一般都认为是从勐卯入今缅甸境，然后至滚弄江边分成两部份，但都同时经过今沧源县境，进而作佤山区，然后一部份入孟定坝，一部份至耿马。

迁来的时间一般都说在洪武年间，而且与王师征麓川的事件相联系在一起，这里便产生了问题：

1. 洪武间并无姓王的中国将领征麓川事，而王骥三征麓川是在明英宗正统年间。
2. 孟定之地名既由召武定而得，是在有孟定一地名时，孟定地方已有傣族人口居住着了。考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廿六年（1289）设孟定路军民府，是知在元初孟定地方已经是傣族了。又麓川思氏谱牒里说“思可法（1340—1368，按元史本纪中作死可伐）在位四年，迁都者兰，又四年，声名大震，中国、缅甸两路进兵来攻，不能克，中缅兵各退去。”“是时思可法四十五岁，中、缅攻者兰惨败退去，邻境小国闻之，相率称臣纳贡者有暹罗、景线、景老、整卖、整东、车里、白古诸国。”按麓川王国都城虽数迁，均在今德宏州瑞丽县上下的地方，者兰即在今瑞丽县城南十余华里处，今属缅甸，其势力强盛之时则疆域远超过今德宏州的范围，不仅麓川思氏谱牒如此记载，汉文中也如此记载，在麓川王国扩张疆域的同时，傣族人口也随着政治势力所至而流移是很自然的事，至明初洪武年间，孟定已经是被视为麓川重要的一部份而傣族人口较多的地方了。毛奇龄蛮司志卷九中记载：“洪武（中）……三将下云南，思伦请降，授麓川平缅宣慰使司，未几（按洪武18年）思伦叛，逐景东知府俄陶，大杀掠，西平侯沐英讨平之，已而

（按洪武19年），思倫与土目刀干孟相杀，上命沐春、何福进討，擒干孟，因分其地設孟养、木邦、孟定三府屬云南，而以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长官司隶金齿。”被分設府、长官司等地方很明显地是麓川王国的主要区域，傣族人口多的地方，其中孟定府的轄境則远較今耿馬全县的范围大，包括有全耿馬区域。可見，孟定府地有傣族人口居住至少是在元代麓川王国扩张疆域的时候，如以孟定因召武定而得名則在元初孟定已有傣族人口居住了。不过，土司罕氏率领着另一大部份傣族人口来到孟定應該是在英宗正統年間王驥三征麓川之时，王驥三征麓川时，連年的战争迫使麓川王国中心地区——勐卯的傣族人口向四周流移是很自然的事，而貴族罕氏之一支即从勐卯率领部份傣族人口流移到孟定来，与原住在这里的傣族人口相汇合。从正統以前孟定知府是姓刀而不是姓罕可以說明这一事件。蛮司志說孟定“正統間，知府刀祿孟为麓川所侵，远徙他部，会木邦舍目罕葛以从征功，請远伯王驥令筦食其地。”以后，罕葛之后即为孟定知府。这便与蛮海佛寺长老所談孟定、木邦、孟連土司都是从姐兰分支出来，王帅征姐兰，姐兰不降而孟定降而有基本相同。可見，在元代，已經是有部份傣族人口居住在孟定（包括耿馬全境），他們的首領是刀氏。英宗正統年間，王驥破麓川王国，战争迫使更多的傣族人口从勐卯迁来孟定与原住在这里的同族人口相汇合，以更大的优势压倒了土著的佤族，而此时从勐卯分支的罕氏貴族的一支代替了原来傣族在这里的首領刀氏成为了孟定土府的統治者。

以上所說是民族源流情况，現在談区域沿革。

在孟定区，一般傳說都認為耿馬土司原来是孟定土司分封出去的。就是說，耿馬土司的区域在最初是孟定土司所管轄的一部份，孟定初設土知府时，其疆域范围是“东至篾笆桥（今临滄县第一区蚂蚁堆出去），西至滾弄江，南至黑呀大蕉山（班洪以外南腊出去的大水塘），北与今鎮康为界，并西北至炮樓山（在緬境麻栗坝外），包括有今耿馬县全境及滄源、双江和国外緬甸境內的部份地方。汉文史籍中的記載也确实如此，至元26年（1289）所設孟定路軍民总管府，管轄滾弄江东西两岸广大地区，北接今鎮康，东包括耿馬、双江县、甚至景东、景谷，西北与麓川，西与木邦（古腊戍）相連，东南包括滄源及瀾滄大部份，而与車里相接，南与景栋、八百（景迈）相接，包有整个佤山区。不过，在元初，孟定路軍民府总管是否是由傣族中的貴族担任是問題。据耿馬的傳說，傣族最初來时，掌金印而統治整个耿馬的是佤族的領袖，則元初孟定路的总管应为佤族。到元末麓川王国势力强时，孟定的統治者是傣族貴族似乎是沒有問題的。至明代孟定府的疆域，諸书所載互有出入，說明是有变化的，而明史土司传則記“东接孟連，南木邦，西接隴川、北鎮康。”其他諸书則說东接云州或威远州，比元代疆域小不了多少。南部不仅整个伴佤山仍屬孟定府，而且在初期，东南部的孟連也是屬於孟定的，明史地理志及續文献通考謂永乐四年（1046）4月“析孟定地，以木来府省入”。“置孟連长官司，”“直隶都司”。可見孟連是在永乐四年方从孟定府中析出。同时，在万曆年間也析孟定府地置耿馬安撫司，后升宣撫司，但仍屬孟定府統轄；故明史地理志謂万曆13年（1585）“析孟定地置耿馬安撫司”“孟定府，領安撫司一，曰耿馬。”至于此时孟定与耿馬内部的疆界，則明史地理志謂“耿馬，有喳哩江，与孟定分界，北距府（按指孟定府）百里”。此中所說喳哩江不知是何江？不过从“北距府百里”的說法可

以推測孟定以北百里以外东北部的孟定府地，此时已分給耿馬管理了，不过耿馬又要由孟定府来統轄。

耿馬土司最初分出时，仍屬孟定管，但后来逐渐强大而不仅不再服屬孟定，且連年对孟定进行战争，用各种方式吞併孟定的土地，当地的这种傳說很多，不列举。到了清初，茂隆銀厂兴旺，乍底山“葫芦王国”兴起，孟定南部的疆界即自乍底山北退。永昌府文徵卷35謂此时孟定疆界：“东至云州德化里猛回地方四百里，南至乍底地方三百里，西至滾弄江，木邦河一百八十里，北至鎮康无量山一百四十里；”至于耿馬土司的疆域則乾隆修大清一統志謂“东至威远州界一百五十里，西至旧木邦宣慰司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孟連长官司界一百里，北至鎮康州界一百五十里。”此中四至是对的，而里程則有問題。今耿馬至孟定鎮也有166里，則至旧木邦宣慰司界何止一百二十里？而南部界綫則新纂云南通志謂“与葫芦野夷”，是耿馬土司南部轄至乍底山，孙士毅緩緬紀事謂乾隆27年（1762），耿馬土司罕国楨御緬軍于石牛厂（在西盟北弄球龙潭之东），是当时耿馬土司南界至石牛厂；西部則包括有今緬境麻栗塢，与孟定西境同以怒江与緬为界；北部孟定、耿馬均同以鎮康为界也有問題，可能此时耿馬已經是在孟定与鎮康間占了一狹长地带而直伸至怒江边与孟定共以怒江与緬为界了，孟定的北部，已不是鎮康而是耿馬了。

清道光8年（1828）耿馬土司屬領中又复分裂出来了猛角董土司。乾隆三十年（1765）左右，耿馬土司罕朝璫封其弟朝金为猛角董（按猛董为今滄源县城，猛角在猛董北）太爷，中經罕廷珍、罕君宗、罕恩文、罕荣高五代，形成尾太不掉之势，逐渐不服耿馬土司指揮，罕君宗时則派头人赵敦坚率猛董傣族30戶和永和佤族十多戶至公明山建立了新地方（猛茅）的傣族寨子，直接統治力伸至新地方；罕荣高时勢力更大，謀篡夺耿馬土司地位，因而內部紛爭不已。道光8年（1828），清政府为停止其內部紛爭，經云貴总督刘长佑奏准，以猛角董拔归罕荣高独立管理，划党坝河为界，与耿馬分立。光緒17年（1891），总督王文韶又奏准委罕荣高为土千总世袭。猛角董兴起后，不仅与耿馬土司連年爭地而战，并取代了耿馬土司对南部乍底山区各部落的統治权。当时，从公明山西北至东南以内之乍底部落，連同紹興、紹帕、完冷、完模、养让在內都屬猛角董土司管轄。1885年英帝侵占了緬甸，1897年迫使清政府将耿馬所屬西部麻栗塢割让給英國，至此耿馬疆域又向东縮退。

再說清末孟定西南部疆域的变化情况，据1935年12月20—21日孟定土司叔祖罕定国在中英第二次会勘界务的南大会議上宣称：“昔日孟定西界达潞江，南界到公明山以北之南屯河，后因‘杜文秀之乱’，才退到孟滚河（戶板南、班弄北）”事实也确实如此，咸、同年間云南回民起义时，后期，各族間互相械斗仇杀，有一部分回民因迁至班弄（邦弄）聚族而居，势力逐渐强大，至光緒24年（1898）复侵占了孟定所轄的孟滚江一带数个村寨，孟定即在西南部仅管領至戶板坝，西北与麻栗塢接。

民国15年（1926），班弄回民支持耿馬土司新爷宋国樞强占了戶板（宋与耿馬土司內爭，为耿馬土司不容而逃）于是孟定的轄区复向东北退縮。民国22年（1933）英軍自緬甸侵入戶邦，以宋国樞之兄宋国栋（宋忠福）管戶板，屬投英分子班弄回族首領馬美廷統轄。另外，滾弄江边的工隆全地則为1894年英帝国主义所侵占。

国民党反动派初于耿馬設立設治局时，曾将孟定划入耿馬設治局轄区内，但却由此而引起两个土司間的紛爭不已，于是复将孟定划归鎮康县統屬，以耿馬土司区域单独成立一設治局。孟定虽屬鎮康县，土地則不會与鎮康相接，中間隔着耿馬土司所屬的木厂、小猛撒一带狭长山地而直至西境共同与緬甸的戶板、麻栗埧为界（孟定与戶板界、耿馬与麻栗埧界）。

至解放前夕，孟定土司的疆域部分为英帝国主义所侵占，部份則为耿馬土司所併兼，仅有今孟定鎮和边沿三乡——糯峨、色树埧、大水井，以至福音山——其中包括二乡，即南曼、福音等很狹小的地方了，耿馬土司地則东有勐永与临滄、云县相界，东南至四排山与双江、滄源界，南与滄源接，北有大雪山、木厂、小勐撒而与鎮康界，西至南滾河与孟定为界并西北插入孟定、鎮康間而至緬境麻栗埧。

解放后，至1955年10月16日成立耿馬傣族併佤族自治县，将原来孟定土司区也併入，現有六个区，东部勐永区，与临滄、云县相接，东南四排山区，与双江、滄源連，中部耿宣区、南部富荣区均与滄源接，北部勐撒区，与鎮康大雪山相連，西部則为孟定区，与緬甸戶邦、麻栗埧为界。

## （2）元明以来的政治設施情况、土司制度的形成

元明以来，在云南全省的绝大部分地方——也可以說是在西南的大部分地方的政治設施，是一种封建中央与地方土著貴族相結合的政治統治形式，这种統治形式称之为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不始于元明，而是滥觴于汉武帝时对西南各族所实行的“羈縻”統治政策。以后，为历代封建統治者們所发展，至元明而更趋于完备。

由于区域經濟发展的不平衡，在西南的各个小区域里，原始的自然經濟长期地占着統治地位，对外交通的閉塞，商品經濟的不发达，农村公社所遭到的破坏較少，而土著貴族即得“閉其境以专利”。他們一方面剥削着本族人民，一方面却又以同族关系来麻痹本族人民，排斥外来力量，保持住自己“神圣的疆界”。然而，当內地的封建統治者們以优势的兵力前来攻破他們的疆界之时，他們又不能不投降；同时，內地的封建統治者們则在征服土著貴族之后，对于这些区域，不仅是苦于“鞭长不及馬腹”，而且，由当地原始的自然經濟所造成的原始的排外性，使內地封建統治者們对这些区域的統治难于直接插手，不能不对原来的土著貴族加以利用，和他們相結合以对土著各族人民进行統治，这就是土司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之所在。

元代在今耿馬及其周围地設孟定路軍民总管府及明代設孟定土府，都是封原来的土著貴族为总管和知府。通过他們来进行統治。土著貴族得到封建中央的加封、政治上的支持，就更巩固了对本区域內本族和其他族的統治权力，而封建中央則通过土著貴族保証了对地方賦稅——貢納的征收，获得經濟上的剥削利益。这种情况，在耿馬区域内，传说如此，文献記載也如此。耿馬区域原居者为佤族，而傣族是在元、明时期迁入的；所以，最初在此区域内居統治地位的一定是佤族貴族，而元初，內地封建統治者所加封的孟定路軍民总管也就必然是佤族的貴族。耿馬的传说謂：中国皇帝把佤族的领袖（今耿宣区大寨佤族馬紹武的祖先）和傣族的领袖一齐叫了去，設好两个位子，一个是很光滑

清洁的，一个上面则垫着似乎骯髒的虎皮，看谁坐虎皮垫的位子，便给谁当土官。傣族首先入，见虎皮髒，因而坐了清洁的位子，佤族领袖后入，只好坐到虎皮垫的位子上去，而中国皇帝即以土官印付给佤族的领袖，佤族领袖得印，便有了调兵征粮之权。后来，傣族管家罕氏才通过娶佤族公主为妻的方式骗来了大印，从佤族领袖手里夺得了对耿马区调兵征粮之权。

传说事件的本质是真实的，不过没有把事件全部过程和时间说确切，按元史本纪谓：“至元二十九年（1294）二月己酉，故麓川军民总管达鲁花赤阿散男布八同赵昇等招木忽鲁甸金齿土官忽鲁马男阿鲁来入见，贡方物。阿鲁言，其东南邻境未附者约二十万民，慕化愿附，请颁诏旨，命布八、赵昇谕之，从之。……”“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以金齿归附，官阿鲁为孟定路总管，佩虎符”。此中以言“金齿归附”，无论如何其中是有傣族的，因金齿所指为傣族，但孟定路总管阿鲁则显然非傣族人名而为佤族名，可见在元初，孟定路的土官是佤族。到了元末，以猛卯傣族中的贵族为统治者的麓川王国形成，孟定亦为其中的一部分，此后傣族中的贵族也就成了孟定的统治者是可以理解的。明初征服云南，洪武19年，明封立麓川王国，孟定土知府便应该是傣族了。到了明代，土司制度更为完备，封建中央具有一整套的制度，规定土司对中央所应履行的一切职责，和封建中央对他们赐印、封疆的办法；这就使地方土著贵族和封建中央之间结合得更为紧密。土司在承认自己的领域是统一的封建帝国中的一部分，而自己则是封建中央所委派的官员之一，并保证按期以贡纳的形式向中央交纳赋税的前提下，能够世袭地领有自己所原来盘据着的地方，而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在自己的地方对自己的人民采取与内地或其他土司区域不同的统治形式。

由于封建的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和各个土司区域内部的统治者们间都具有着矛盾，所以，土司封立之后，常常发生土司反抗中央和中央对土司进行讨伐以及各土司间争夺土地、争夺职位的战争。各土司的区域也就常常产生分裂和合併的现象。因而明万曆年间从孟定土府中分裂出来了耿马宣撫司，清光緒年間，又从耿马宣撫司中分裂出来了勐角董土千总，他们都同时是一方面承认封建中央的统治，一方面又对地方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

封建中央是并不满足于长期地设立土司的，而是随时准备着在一旦条件成熟时，便取消土司而代以更直接受中央支配的三年一任的流官。所以，自明中叶以后，即展开了对西南各土司区域的“改土归流”，再经过清乾隆年間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活动，在西南所剩下的土司便没有多少了，而耿马、孟定土司以居于西南最边远的地方，能于长期地存在下来，而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作为改流过渡形式的设治局已设到了耿马，孟定也划为镇康县的一部分，形成了土流双重政权同时并存的现象，直到解放前夕仍然如此。

### （3）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成就及其对缔造祖国的贡献

#### （甲）经济方面

##### 生产技术和工具

耿马地区佤族人民绝大部分从事农业劳动，而且在农业中多种植水稻。犁田用水

牛，一犁三耙，很少中耕，一般不施肥。产量每担种面积（3.5——4亩）一般为200斤。旱地多种甘蔗、草菸和豆类，而其中种紅薯的方法与内地不同：先挖沟深5寸，挖出土堆于沟两旁，将苗插入沟内，初次壅土深二寸，株距一尺，行距一尺五寸，待苗长藤长，定根，又再壅土压住新根，再长，再壅土，待收穫时，已壠高一尺五寸至二尺，但也始終不施肥。

生产工具主要有犁、鋤头、脚耙、手耙、镰刀、砍刀、斧子、水磚、手磨、水碓、脚踩碓、毡芭、打谷棍等。

#### 水利灌溉

水利灌溉在休族劳动人民中也积累了一些經驗。如挖沟打坝等，有的沟长达十里左右，栽秧前将水放入，谷黄时又将水排出，他們說：“那利勃翁，郎利勃老”即“田好靠沟，朋友好靠酒。”但一般讲来，解放前休族种田主要是靠天下雨，还不知利用水車，制服荒旱的办法不多。

#### 手工业

一般說来，手工业是和农业紧密結合在一起的，一般男子都会制造自己家庭所需的各种竹木器，盖房子也是互相协助而自己建造，妇女多能紡織布匹和縫制衣服，不久前从种棉花至紡紗織布、做衣服都是自己經理，至解放前已多有购买紗綫自織或直接购买布以縫制衣服，但很大一部分仍是自紡、自織、自制衣服。榨糖也是附屬在农业劳动当中的，沒有專門的作坊。也出現了部分独立的小手工业者，但为数不多，如耿馬城中有金銀匠二家（一度曾发展至四家），承接来貨加工和购金銀打制妇女首飾出售，技术和工具都是从内地学来和购来的。成品式样亦多与内地者同。

#### 土特产品

有茶叶、草菸、砂仁、鹿茸、虎皮、熊胆、麂皮、紫梗等。

#### 商业运输

对外交通工具主要是驥馬和駝牛，直到解放前尚无通車公路，仅有馬路和人行小道，通向国内外的主要道路有下列几条：

①通向保山的道路：由耿馬城至勐簡（屬耿馬），北行至弄乍（屬鎮康），再至德党（屬鎮康）至小勐董（屬昌寧），至施甸（屬保山），再行即至保山城。

②通向祥云的道路：由耿馬城至双江、至临滄、至巍山公郎、南澗、弥渡，即至祥云。

#### ③通向緬甸和泰国的道路：

共有两条：甲，从耿馬城至孟定，至緬境滚弄、至腊戌、至密晒，并至泰国。乙、从耿馬城至勐省（屬滄源）、至勐角董（亦屬滄源），再至新地方（勐茅），即出至緬甸。

境内主要市集有九个，以耿馬城及孟定街最大，每街有一千三、四百左右，其次为勐撒，每街四、五百人，勐永、大寨、遮哈、勐簡、戛冷、大水井等，每街数百人，市集均每隔五天一次。商品多来自内外各地，为上层所操纵。一般人民中很少专业的商人，只是将自己的农副业产品持至市場上换取自己所需的物品，或进行物物交换，部分农民在农閒之时也作一些小商小販的活动，但不固定。

## (乙) 文化方面

医药：

耿馬地区有本地休族医生利用草药治病，其中孟定休医尤为著名。一般所能治疗的病有伤风、感冒、伤寒、瘧疾、痢疾、麻疯、头上生水疮、呕血、痔疮、癰疮、中风、头痛、神經失常、色盲、腸胃疼痛、喘哮、湿肿、气管炎、夜盲、胎动、牙痛等症。也能治刀伤、枪伤、接骨等外科病症。以孟定区为例，共有草医五人，即：

夫 占，52岁，旱休族，下洞井人。

夫 加，58岁，旱休族，允养寨人。

夫 沙，60岁，水休族，允井寨人。

夫罗并牙，57岁，水休族，龙勐寨人。

夫 沙 拉，50岁，水休族，曼耿寨人。

五人全是男性，其中夫罗并牙是一个药剂师，不给人看病，但会找药配方，他除在孟定山谷、林中、田坝、水沟边寻找草药外，有时还到缅甸境内去找药，找到后在自己家里或赶街去卖。这五个人都不是专业医生，是农而兼医的。行医的收入也不固定，一般病人在看完病后，要送腊条两支，米一小碗，也要付钱，至于付多少钱，据夫加、夫占说：“我们不开口，病人会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付给的。”据了解，普通在五角至一元之间，也有高于一元至四五元的。

诊断的过程大致是这样：首先当病人进屋来，或被人扶进屋来时，医生就开始注视病人的外表及行为，根据情况，初步得一病情轻重，可医或不可医的印象，然后请病人坐下或躺下，用手按脉，先是按两腕，再按两肘，再按心脏及喉部两勾骨之间，然后探问病人得病原委及病情，作出诊断及处方。据夫占说，一般病症，他们的疗效可达百分之七十左右。

处方中所开药材多半是动、植、矿物。如：

治神經失常，用小豹子皮及大豹子皮在火中烧成灰、捣碎，和白酒吃。

治外伤，一般将南瓜心或蚯蚓捣碎，和以红糖，敷在患处，用布包扎。

历法：

使用的历法是休历，与西双版纳地区和德宏地区所使用的基本相同。在五百年以来，耿馬尚无历法和文字，至距今四、五百年时，从勐混（在缅甸境内）来了几个佛爷，他们把历法和经书带到了耿馬，耿馬的一个印长老又把经书上的历法加以整理和推算，訂出了現在耿馬通用的休历来。这种傣历的计算法是：据说在经书上，有释迦牟尼写的关于历法的记载，他把全部时日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七百年，第二段是八百年，第三段是一千五百年，第四段是一千年，第五段也是一千年。每过完了一段，就又从下一段的第一年开始计算起，而现在过着的是第三段中的1320年（属狗年，公历1958年）与公历的年代相差638年，关于年属的计算法基本上与阴历甲子的推算法相同。也有十二属相，即：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另外尚有十个“傣万”（

），即1. 2. 3. 4. 5. 6. 7.  
8. 9. 10. 計算法是拿一个年属配上一个“傣万”就是

該年的年称。一年分作十二个月，单月大，三十天，双月小，廿九天。如逢閏月的年，都是閏在九月，所以，閏年称为两个九月的年。至于那一年該閏，是根据新年的日子来推算出来的，如新年是在6月28—30号，那年便該閏，如果新年是在6月12—13号，就不閏。一年有354天。历法中規定的主要节日有三个，即（1）新年（堆沙节），在六月（具体的日子不一定在那一天，要每年推算才知道；）（2）关门节（豪洼沙），在9月15号（唸大經），（3）开门节（傲洼沙），在12月15日。

在历法中沒有有关农业节令的規定。与阳历相較，傣历的月份早两个月，即阳历的一月为傣历的三月。

#### 数学：

数学方面，尚未发现完整的文字材料，在孟定傣族青年男女中有一种数学游戏，即出題互相猜算，这对训练青年的計算能力，是有帮助的。經我們訪問到在数学游戏中常出的題目，举例如下：

1. 有黃牛七条，每天每条獸运谷子七回，每条牛每回就运七籮，共獸运七天，問总共獸运了多少谷子？

2. 有竹子九丛，每丛有竹九顆，每顆竹子有九节，每一个竹节里有九支虫，每支虫又有九个虫蛋，問共有多少虫？多少虫蛋？

3. 有一棵大树，有900个杈枝，有一群鳥雀来树上棲睡，共住90000支鳥，問每一杈枝上住了多少鳥雀？

这些題目多是男的問女的。至于女的給男的出的算題，举例如下：

4. 夜里紡綫，第一天紡了一支才去睡，第二天紡了二支才去睡，第三天紡了三支才去睡，（以下依此类推），……第三十天紡了三十支才去睡，問总共紡了多少支？

5. 有果子100个，裝进20个口袋，問每一支口袋裝进了多少果子？

像这样的数学游戏，目前在孟定部分傣族青年男女中还在流行。另外耿馬地区傣族人民也和汉族一样使用算盘，并有和汉族类似的傣語口訣。这显然是从内地传来的。

#### 教育：

从佛經传入耿馬后，耿馬区域才开始有傣文，而佛寺就一直充当了教育的机关。男孩七岁入佛寺做小和尚，讀經书，认傣字，經书的內容除了戒律之外便是有关佛祖以及人間事物的神話故事。年滿20岁以后通經书者即可升为佛爷，佛爷又分六等，視通經书程度而逐步上升。在当和尚和佛爷期間，除二长老以上，其余可以随时还俗返家从事各种生計。佛寺所灌輸的是宗教迷信思想，它既直接充当了教育的机关，所发生的影响作用就特別大。到国民党統治期間，土司罕裕卿在耿馬城內办了一所“裕卿小学”专收上层子女入学，由内地請来汉族教师，教习汉文課本，学制及課本都全采用内地的，同时在勐捧也成立了一所类似“裕卿小学”的小学。而一般农民子女，是不能进入这两所小学中受教育的。

#### 文学艺术：

耿馬地区的傣族人民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在文学方面大多数是有文字著录，部分是被写作經书来传誦的。这些作品当中有历史，有史詩，有故事神話，以及詩歌、寓言、諺語、笑話等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具有高度人民性和艺术水平的。

关于历史記載，著作不少，其中部头最大的是“里克勐”，即“地方史书”，凡二十万言，其中叙述傣族来源及部落形成，战争过程、土司世系等等，是研究傣族历史的重要史料。

又如故事神話方面，在“囊經布”（“吃蟹記”）中記述全国各族人民均系一母所生，后因分散各地語言不通而有差异，說明各族人民是弟兄。又如“娥嬪与薩羅”描写一个美丽的姑娘爱上了一个劳动很好的男子，結婚后，妻子为封建婆婆虐待而死，丈夫亦同时殉情，传說死后变为月边的双星。类似的故事是十分多的。至于詩歌，则一般傣族年青男女均能即兴而作，他們在水田里插秧，或在竹林里和芭蕉林里談情說愛的时候，都能順口唱出意境美妙声韻动人的歌曲。

值得注意的是在傣族文学中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許多东西。如傣族文学中有一种名为“馬河”，讲諸葛亮扶汉的故事，卷数很多，当为“三国演义”譯本，另有“窝斤”此云“石猴”，則是“西遊記”的傣譯本，此外还有不少以汉族人物生活为題材的作品，如“王玉蓮”、“九世不分家”、“张公釣魚”等，显然都是从汉族故事翻譯过来的。另外还有一种叫作“勐罕兀”，此云“服蛇記”，据当地傣族同志說，可能是从大理白族方面传入的，这都可以看出耿馬傣族文学受到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文学的影响不少。

艺术方面，就音乐、繪画、雕刻、舞蹈分述如下：

音乐：

耿馬傣族是非常喜爱唱歌的。在山上砍柴、馱柴时，他們会唱出美妙的山歌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感情；当劳动得起劲时，也会即兴地唱起歌来表示出自己对劳动的热爱和心中的愉快，在节日、請客或土司盖新房子时，又常常会請康敢（歌手）回家来对唱助兴。

他們唱歌的調子一般只有四个，即唱山歌的調子，对唱的調子，念情书的調子和唱情歌的調子。歌唱时，歌詞內容适合于那种調子就用該調子唱出。不过，一般都是：

- (一) 山歌：一个人独唱，是一种抒情曲，多半在山上劳动时唱，調子較为悲哀。
- (二) 对唱：男女二人对唱，在堆沙节、赕大、小白塔或是請客、盖新房时請歌手到家里来唱，歌唱內容不限，多是即兴之作，但一般都是些祝賀和吉祥的話。
- (三) 念情书的調子：傣族的情书多半都是篇幅很长，語言非常押韻和富有詩意的，所以，念时稍加节奏就成了唱調子了。
- (四) 情歌：晚上去串小姑娘賦或是需要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意时唱。多半是用比喻唱出来，以打动对方的心。

乐器方面，有三弦、簫、釘西、象脚鼓、鎧、片叉、岡等七种。

- (一) 三弦：用木制，長約二尺二寸，分两部分：弦子身厚二寸五分，寬二寸五分，上面是平的，下面是半圓形，中空，平面上开了四个小圓洞和一个四方孔。弦子柄有三个把手可擰紧或放松弦子。三弦就靠三根弦和三弦身的共鳴而发出了美妙的声音来。弹的时候就拿一根削尖了的鸡毛梗套在大姆指上去拨弄弦子，发出来的声音非常幽怨。小伙子們晚